



寶拉·尼珍

譯揚聲許 著等亞卡斯安米羅梭

目次

珍尼·拉寶·····	一
瑪利亞·····	三
坎地賓諾底傳說·····	七
在碧查拉河岸上·····	八

珍妮·拉寶

L·梭羅米安斯卡亞作

「……法國婦女，珍妮·拉寶同志的名字……是戰鬪的吼聲，環繞着這個名字，所有法國的工人們……團結一致，反對國際帝國主義。」 V·I·列寧。

敖德薩列寧區最先覺醒。太陽剛好爬上海面，它的煦和光線就普照着彼利西普的平坦海岸，船塢裏高大的起重機的長影，沿着碼頭躺臥着，在牆上劃着奇幻的花樣。

當太陽窺視窗內，吹動的春風，帶來了含苞待放的金合歡蕾的醉人的樹脂香味時，誰睡得着呢？那裏，那些有彈力的樹枝上，有着纖弱而黏性的嫩葉。這時葉卡特麗娜·達尼羅芙娜一打開玻璃門，樹枝便擠入走廊，驕傲的誇示它的新綠。

多少年來，她老是在這一時刻開門，對葛利高里·彼得羅維奇說聲再會，直看到他消失。今天，他也一樣地站在門邊，穿着一件灰色的五金工人茄克。他注視着手錶上的秒針。他那端正的灰鬍子動也不動，他的臉孔很嚴肅。看！高煙囪吐出了輕煙，接着消失了。工廠汽笛尖聲的叫着，沿着彼利西普來了清晰的高亢而急迫的回聲，開頭像新生的嬰兒的涕泣，然後深沉到像均勻的共鳴的低音。『那是咱們的馬爾蒂，』葉卡特利娜·達尼羅芙娜柔和的說。

葛利高里·彼得羅維奇年紀大了。他不再在船塢作工。他在職業學校教育青年工人。雖然如此，他的生活是和工廠的汽笛一同開始的。

當敖德薩的工人恢復並且擴展從前的羅比工廠時候，他們給它命名為安德烈·馬爾蒂。他是勇敢的法國共產黨員，在一九一九年，我們祖國危急的年代，於法國艦隊中高舉起義的革命旗幟。

『我們為什麼要給工廠起這個名呢？』葛利高里·彼得羅維奇問。『那是因為這個起義跟我們彼利西普的布爾什維克金屬工人有着一根線聯繫着。戰艦艦波羅蒂

號的機械師馬爾蒂，常從我們金屬工人處，得到地下報紙「共產黨報」。」

老人停了一下，輕輕地撫摸着枝上的嫩葉說：「珍尼·拉寶常常和我們印發那報紙。難道我們珍尼的英勇事蹟會被忘記嗎？」

那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二月初。輕柔的白雪片紛飄着，差不多還沒有落地就融化了。它只黏附在樹上，它在道旁像盛開的櫻花一樣美麗。

清晨，一列火車到達敖德薩。它沒有開進車站，停在稍遠的旁軌上。旅客們踉蹌的跨過枕木，越過鐵路線。背囊袋，旅行木箱的重量，累得他們彎了腰。他們小心的帶着從鄉間設法弄來的麵包屑和蕃薯。

一個穿着塞爾維亞軍隊制服的高大的曹長，護送着兩位女客。一個粗矮，另一個小巧，輕快的走着。她既不踉蹌也沒有滑跌。不看地面，她輕輕跨過鐵路和潮溼的枕木，搜視着經過的人們的臉孔。

「車站發生了什麼事？你能告訴我嗎？」她問一位老鐵路工人。「火車為什麼

不進站？」

『不能開進去，』老路工說。『他們帶來了叛變的法國兵。』

『他們在那兒叛變？爲什麼？』那婦女脫下頭上的圍巾急迫的問。

『在台拉斯波爾附近，他們拒絕反對紅軍。就是這麼回事。說他們不願和俄羅斯人打仗。他們說：送我們回法國去。』

法國第五十八團的兵士們站在廣場上，由武裝衛兵警戒着。周圍站着許多男人，女人，默默的注視着他們。突然間，一陣清晰而大聲的法國話叫起來：

『朋友們！法國將因爲你們而驕傲！堅定，同志們！你們是巴黎公社的忠實兒子！』

軍官們發出恐嚇的命令，哨聲，咒罵聲，淹沒了那女人的聲音。警察跑來趕散羣衆。有的挨打了，有的尖聲叫喊起來。



叛變者在衛兵圍繞下越過廣場。他們逐一的看着每個女人的面孔，企圖猜出是那位送給他們那些光榮火熱的致敬辭句。在人羣中那些婦人的疲弱的臉孔，也回視着他們。每個慈愛的，母性的眼光，注視着在難途上的他們。於是兵士們昂頭挺胸的前進。

……在安諾脫與普式庚街轉角處，立着一個圓形的廣告架子。黃底青字的戲院招貼寫着：「首輪獻映名角波利維斯卡亞主演之茶花女。」「新片預告：狂戀。」報紙和啓事貼在旁邊，一張緊接一張。「烏拉！客人到我們的海港來了。」君主主義者的報紙敖德薩日報揚揚得意的宣佈着。「我們衷心歡迎法、英、意、美的代表。烏拉！市府特撥二萬五千盧布，來歡迎我們的盟友。」

然後主人們自己也發出告示了。印在光滑的白紙上的「聯軍文告」貼在凸花板上。「通告南方居民，我們來俄羅斯境內，是爲了維持秩序，把它從篡奪者的暴力下解放出來……。我們宣佈布爾塞維克和他的走卒是匪徒。藏匿布爾塞維克的人們將受軍事法庭審判。」在這文告上署名的有英國的代表，法國的，美國的，日本

的，意大利的，比利時的，塞爾維亞的，希臘的以及其他帝國主義軍隊的大使們；這是由邱吉爾所發動而向蘇俄進攻的。

官方的命令，佈告，規則也貼出來了。『禁止一切集會……如稍違令，將以武力鎮壓！』『宣告每星期日，星期四和星期五，定額配發麵包，每人領四分之一磅。』

普式庚街和地利巴梭夫街交叉處的鐵絲網，截斷了港口和水邊的道路。一個拿着機關槍的巡邏兵紮在角落上。鐵絲網旁邊的一所屋子牆上，貼着一張白色的招貼，寫着：『命令第三號。任何對法軍駐區的襲擊將由戰船上的砲火壓平……原抄件，領事安諾簽字。』

黑煙從戰艦米拉保號和正義號，巡洋艦玖里·米奇勒號，恩勒斯·雷諾號的煙囪冒出。它們列成戰艦隊形，平排在岸邊，以便它們的砲火更有效的對準着陸地。

但是什麼機關槍或是海軍的大砲，能够戰勝那些保衛自由的人們？到處都有自



由與光榮的保衛者。就在這些戰鬪艦和巡洋艦上，也有這種人的。

當門扉打開，她的大女兒拉雅帶着兩位客人進來的時候，灰髮的媽媽並不驚訝。拉雅來敖德薩是使她的同志們和地下布爾什維克委員會取得連系。她的媽媽早已習慣了這些客人在她的家裏出現，他們的出現，是必須嚴守祕密的。她已經習慣於在長

長的夜晚中注視着，有時候等某一個人，有時候看着在辛苦工作之後的人們的睡覺，一面專心靜聽動靜。她所有三個女兒——拉雅，維拉和吉斯亞——都是共產黨員。這樣，一個老母親除了在他們的工作中，幫幫忙之外，還有什麼可做的呢？

母親後來知道和女兒同來的黑眼睛的婦女，叫做珍尼·拉寶，一個法國共產黨員，她越過戰線進入敖德薩，當時這地方是被西方干涉軍佔領的。她是給那些受欺

驅的「穿着軍服的法國勞動人民」帶來真理的。她說：「不讓巴黎公社的子孫們，被利用作幫兇，反對俄國革命。」

車站上那個穿着曹長軍裝陪着兩位婦女的塞爾維亞人，是珍尼的一位同志。他是來在被帝國主義份子，拖進他們那可恥的賭博裏的塞爾維亞聯隊中，進行宣傳的。

那天夜裏，維拉，吉斯亞和她們的朋友卡特亞·西尼爾尼科娃幹完工作回家。還沒有跨進門，她們興奮的互相搶着說她們的雇主，卡惹科娃夫人，在女縫衣店裏在一本時裝的雜誌中，發現了一張薄薄的「共產黨報」時，怎樣臉孔完全發紫了。但是媽媽警覺的豎起指頭。

「噓噓！」

「幹嗎？媽媽，怎麼回事？」

「咱們這裏有幾位客人，在路上走辛苦了。正睡着呢。」

「我沒睡着。」一個清晰的聲音突然說。珍尼在門口出現了。她的蓬鬆的栗色

頭髮，幾乎觸着低低的門楣。在她那白色罩衫和黑色裙子中，她顯得十分年青。

「誰把『共產黨報』放在時裝雜誌裏？」她問。

「是我，」卡特亞說。「正義號的水手米奇·尤仁尼會按時來取呢。」

「卡特亞，你還有其他聯繫嗎？」

「還沒有。」

「只有一個人是不夠的，力量也太小了。我們必須進行羣衆性的宣傳……。」

女孩子們和平常一樣，一面做針線一面唱着歌。

屋旁有一座櫻桃園，

蜂兒在樹上嗡嗡叫。

珍尼看着她們，傾聽每句歌詞。

一切都靜悄悄，只有少女們

和夜鶯在歌唱。

「多麼動人的歌！我知道這是搭拉斯·西夫琴科寫的，但是在法國故鄉裏，我們也有極類似的歌曲。」

菓園裏櫻桃紅熟

夜鶯和畫眉齊唱，

『在巴黎，在我的故鄉拉巴萊斯都唱它。但這不是我說這話的意思。我正想着——就說這支歌吧。搭拉斯·西夫琴科，一個烏克蘭人，用他的方法寫這首歌，而揚·巴蒂斯蒂·克萊門，一個法國人，又用他的方法寫。可是這兩首歌的本質是

一樣的。不同民族間的情感和期望，在歌詞中是怎樣地吻合着啊！我們的歌有它的故事。它是歌頌一位和巴黎公社一起戰鬥的女郎。作者題言：「獻給王泉街的護士，勇敢的西托依尼·路意絲。」我的爸爸告訴我關於她的事蹟。你們知道的，我的爸爸也是爲巴黎公社而戰鬥。當我們聽到揚·巴蒂斯蒂·克萊門的歌時，爸爸說：「珍尼，我認識這位詩人，也認識這位女郎。他們是真正的法國人民。」那時我對他說：「爸爸，我要和他們一樣，和你一樣。」」

那夜，女孩子們聽到珍尼·拉寶的身世。

她生在拉巴萊斯。那是一個和法國南方許多城市一樣的小城市，傍着彼伯河岸，有櫻桃園，葡萄園和紫丁香花叢。

但是，珍尼沒有工夫去享受紫丁香花和菓樹園。她是長女，還是少女時代，就去做工了。她的父親是巴黎公社的一份子，曾逃亡避過槍殺。但因政治關係，一直到晚年，還遭受逼害。誰都不願僱傭一位巴黎公社份子。所以珍尼十六歲時，就在一所小而悶熱的洗衣舖裏熨衣服。

一八九六年仲夏，珍尼決定離開拉巴萊斯。那晚，她和她父親坐談很久。爸爸一再念着報紙上那短短的「徵求」廣告：波蘭，多瑪斯惹烏。高貴的家庭爲一個女兒尋聘女教師。要有法語基本知識。他們在地圖上找到那個小城市。那是靠近德國邊境的。這就是他們所知道的一切。

「好，我想你最好走吧，要意志堅定。」

「堅定！」他的父親在極度感動時，常常從巴黎公社的一首歌中引用這句話。

……異鄉生客。但不是所有的人，保持着陌生。實在的，珍尼半是教師，半是僕役的那個「高尚家庭」，仍然對她是陌生與不友善。

「你沒有證書，小姐。」他們一直對珍尼說。「當然你懂得法文。可是它倒底是你的本國語言。你憑什麼靠它賺錢？」

「我一定要弄到一張證書，」珍尼下了決心。「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弄到一張。」

珍尼開始常到本地的小圖書館，於是一個新世界在她的面前呈現了。她在那裏



和一個被放逐的政治犯交了朋友。

不久，她得到了共產黨宣言。一個雨天，她負着使命，提着一個裝滿了灰色小冊子的箱子，越過邊境。珍尼知道這是印刷物的交付，從日內瓦寄到彼得堡去。從那天起，她開始黨的工作。

她斷然的選擇了她的道路。她把身心貢獻給列寧——斯大林黨。一九一七年，珍尼

到了莫斯科。

『我不必通通告訴你們。太晚了，睡覺吧。』

……卡特亞到彼利西普去，去告訴關於勇敢的法國同志珍尼。在普式庚街廿四號的小房中，夜深還亮着燈光。珍尼在寫東西。明天早晨，她必須送呈一張傳單給黨委會。每一個人都得知道第五十八團的行動，——那些將軍們別想在法國士兵中

隱瞞這消息。

「法國的兵士和水手們！——

法國的人民不願你們絞殺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爲了符合法國人民的願望，第五十八團拒絕執行國際資產階級的罪惡計劃，和在台拉斯前線作戰。他們拒絕作資產階級的盲目的工具。他們伸出兄弟的援助之手……向工人，向農民……。」

「這種行爲，才配得上稱爲法國人民……。」

「不錯，——配得上，」珍尼大聲說。「呀，我多麼想要我們在莫斯科的同志們，儘快地知道這個消息。——這些話，應該讓列寧，斯大林同志聽到呀！」

直到現在，珍尼不能忘記，當聽到法軍在敖德薩登陸時，她是怎樣地爲法國而羞恥。

「不！」她對她的同志們說。「巴黎公社的兒子們，決不會舉手反對蘇維埃共和國！送我到敖德薩去。」她要求着。「我一定要向被欺騙的法國兄弟們講話。」

「同志，那是危險的！」他們說。

『我只能死一次！』

『你不是去死，是去戰鬪！我們祝你一路平安，完成你的任務！』她想起同志們的這些臨別贈言。

*

*

*

地格也尼街上一家小牛奶店。門上有一個鈴子和三個踏階。裏面有高桌，一束紙做的美麗的紫丁香花，裝飾在窗台上。這束紙花對敖德薩地下布爾什維克委員會的會議，是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花束在窗上，那是一切順利，沒有變故。沒有花束，就須瞧也不瞧的走過去。這就是爲什麼那女主人兼唯一的侍女的麗查，非常關心它的緣故。

『有蓋着白皮的牛奶嗎？』

『有，請到屋裏去。』麗查說。

一個瘦長的，黑髮向後梳的漢子，站在高桌邊。他的蒼白而困乏的臉上，散佈着細小的雀斑。這使他的樣子單純似小孩。